



当晚7时多一些，刘明甫所在的东航一个微信工作群里，有人发了一段话：“三个多小时前，刘机长还在家里休假，现在已到武汉。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就是使命和担当。”在此次飞行过程中，刘明甫和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以及全体队员约定——等到凯旋之际，他来接他们返沪。在东航，“待你们平安归来，我们接你们回家”之约，是刘明甫发起的。从他1月28日执飞武汉开始，此后，每一班东航运送抗疫医护去武汉的航班，机长在进行空中广播时，都与“最美逆行者”做如此约定。

“武汉刚封城时，一切都显得紧张。”白慧冬说。在平时来说，武汉医疗机构的人均床位数，在2018年已经达到每千人8.6张，已明显高于全国“每千人6张”的水平，更是高于北京和上海的5.74张。武汉还有同济、协和等知名医院。但当疫情起来的时候，作为传染病医院的金银潭医院的床位数马上就变得杯水车薪起来。传染病床位平时看似无甚大用，用时却显特别稀缺的矛盾，在黄冈愈加突出，却也不是中国个案。此后，当疫情在新加坡，在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在美国纽约暴发后，都出现这样的状况。未来，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其

1月28日刘明甫飞武汉。摄影/吴双桐



3月22日飞上海。摄影/吴双桐



实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课题。

在武汉封城之后，白慧冬开始关注起物资募集的情况，家里也成了一些人捐献物资的中转站。他回忆道，1月28日前后是武汉当地口罩需求的最大峰值。“当时有一个情况——在武汉，恐慌情绪很高，市面上口罩价格也在上涨。至于医用N95口罩则基本卖断货。”在白慧冬看来，医用N95口罩脱销的原因，在于市民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还不太清晰，感觉买防护系数越高的口罩越保险。而当时，他注意到，海外许多地方的口罩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于是委托在海外的朋友在全球各地大量签单买口罩。

到了2月初，武汉当地的口罩价格开始回落。这源于人们的恐慌情绪得以平复。2月3日子夜时分的武汉，首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被转运往火神山医院，2月4日上午9时正式收治。此后，规模更大的雷神山医院启用。与此同时，武汉全面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先后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起码有13家。这些针对新冠肺炎病患的分级医疗机构，由从解放军和来自29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40多支医疗队共42000余名医护人员驰援入驻，与湖北医务工作者一起打响生命保卫战。当武汉市民看到此情此景，在白慧冬看来，是有安定人心的作用的。“武汉，有救了。曙光在前！”白慧冬认为，这是当时的普遍心理。“特别是应勇到任湖北省委书记以后，我感觉情况大不相同了。”在中央指导组的介入下，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武汉问责多名干部。譬如洪山区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长王在桥执行上级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不认真不坚决不到位，严重失职失责，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在用生命与病毒做抗争。武汉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大校是这样说的：“在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马凌同样说出“誓死不退”之语，还表示：“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员、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春光2月13日的一封信，如此写道：“青山甚好，处处可埋忠骨，成忠冢，无需马革裹尸返长沙，便留武汉，看这大好城市，如何重整河山。”此前一天，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5152例，达到了战疫以来的峰值。可此时此刻的战疫者，并没有畏惧。

李兰娟回忆，2月1日，她的团队受国家卫健委派遣，再征武汉。这一次，她带上了30多箱物资。2月2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她发现病人数量正在急速往上涨，院